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张百良

近期,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张百良讲述了全国台联致力于增进乡亲情谊和台湾人民福祉,让越来越多的台胞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凝聚力量的故事。

台湾同胞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

77年前的10月25日,台湾光复,重回祖国版图,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洗雪了中华民族半个世纪的耻辱。

1895年,日本殖民者通过侵略战争强行割占台湾并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但英勇无畏的台湾同胞始终没有屈服。以丘逢甲、莫那鲁道为代表的广大台胞,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坚强不屈的武装斗争;林献堂、蒋渭水等一大批文人士,著文呐喊,提振民族意识,对日本殖民文化侵略进行有力反击。在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65万台湾同胞牺牲罹难,那种在孤绝环境中所进行的殊死抗争,慑敌寇而泣鬼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出全民族抗战号召,台湾民众抗击外侮的英勇斗争旋即融入全民族抗战的连天烽火之中。台湾将军李友邦率领台湾义勇队,奋战在江浙闽;台湾革命烈士翁泽生、林正亨等,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中华儿女共御外侮、宁死不屈的壮丽篇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台湾重回祖国版图之际,台湾各地舞狮舞龙,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庆祝回到祖国怀抱。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法理铁证,不容更改。《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应将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包括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再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这标志着日本在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终结。

当前,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50年漫漫回家路,台湾光复的历史昭告世人,“祖国之命运,亦台湾之命运,祖国存,则台湾存”。浅浅的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同胞的亲情乡情,隔不断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作为台湾同胞,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的始终都是中

台湾抗日各族义勇军



华民族的血,我们在精神上坚守的始终都是中华民族的魂。我们盼望故乡富足、安定祥和,我们期盼两岸同胞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携手同心,铭记历史,守护和平,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加强与台湾青年联谊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台联是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的同乡会组织,于1981年成立,成立40多年来,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紧紧围绕对台工作大局,广泛联谊台胞,热情服务台胞,紧密团结台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台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充满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的“台胞之家”。全国台联在两岸同胞的交流交往中,打造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冬令营,两岸台胞社团论坛,两岸和平小天使活动等多个品牌项目。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是广泛联谊台胞、热情服务台胞、紧密团结台胞的重要交流平台,是两岸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次最多的大型青年品牌交流活动。自2004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18届,先后吸引岛内和海内外200余所高校的2万余名台胞青年参加。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增进两岸青年交流互动,深受台胞青年喜爱。

每届千人夏令营都有各自主题,其核心就是延续“龙脉相传 青春中华”主题,采取青年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举行,影响层面广泛。每届夏令营营员均由青年组成,实现全球台胞青年大欢聚。在模式与内容上,亮点频现。

全国台联作为台湾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作为充满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的“台胞之家”,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致力于增进乡亲情谊和台

湾人民福祉。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为台胞青年谋福祉、创机遇、办实事、促交流,做台胞青年的知心人、贴心人、引路人,为台胞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让越来越多的台胞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奏响了激昂的青春乐章。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政宏表示,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是两岸青年相互交流、厚植情谊的代表性活动,为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增添了飞扬的青春色彩。两岸是密不可分、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希望两岸青年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践行者、生力军,担当起开拓两岸美好未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交流活动是全国台联主办的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的品牌,至今已成功举办30年。一代代小天使共同埋下的情谊种子,在不断生根发芽。两岸小天使的真实经历深刻证明了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自1992年以来,在两岸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该活动成功举办过17届。其中,大陆小天使赴台交流访问16次,台湾小天使赴大陆交流访问14次。两岸直接参与交流活动的小天使总数超过2400人,涉及2000多个家庭、数万名两岸同胞。

41年来,全国台联致力于“服务乡亲、沟通两岸”,在两岸关系跌宕起伏的情况下,围绕“推动融合发展,造福两岸同胞”“促进民间交流,实现心灵契合”“引领两岸青年,扛起时代责任”等议题进行交流,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共举办了五届台胞社团论坛主论坛、举办八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论坛的举办,台联与台湾各界一起努力,更广泛地团结起台湾各界各阶层民众,更积极地搭建两岸沟通的连心桥,为维护并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凝心聚力,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融合作出了贡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团结广大台胞

过往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克服的难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是这个世界上不曾有过的。很多常年往来于两岸的朋友们,在过去的十年甚至十几年间,都会敏锐地感受到两岸间在发展上的落差。

作为往来密切且都是世界重要城市的上海和台北,两地之间的城市建设、人文生活的差距由之前的越来越小,到现在的越来越大,领先者互换了位置,这是两岸之间很多面上的一个缩影。

如今正在走向更加成熟的中国,正在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这其中一定要有2300万台湾同胞的身影。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来自海峡对岸的台商,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也是见证者。祖国发展进步一点儿都不能少,中国人一个都不会少,我们的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样的呼唤和目标,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心声。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选择。这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告诉台湾人民,和平统一的大门没有关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读懂白皮书中蕴含的深义,奉义而行”。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新的基础。

记。这是学校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

艺专在昆明办学期间,还创作了校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美术学院校歌。他们还联合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分会”,利用木刻唤醒、鼓舞民众投身抗战。先后举办画展6次,创作出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使抗战艺术更加绚丽多彩。

1940年8月6日,日军攻占越南海防,一时云南防务告急。教育部即电令在昆的国立院校做迁校准备,于是,国立艺专于1940年迁往四川璧山县。1941年,国立艺专再次迁至重庆沙坪坝的馨溪。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于1946年迁往杭州,完成历史使命,此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开办办学,之后10年屡易校名,分别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

虽然时间不长,但国立艺专在昆明期间的教学及艺术活动,是云南抗战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国立艺专师生为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薪火传承的爱国情怀,国立艺专与这个滇池边的渔村结下了一段奇缘,潘天寿、吴冠中、董希文、张权等一批中国艺术泰斗、工匠在此留下了足迹和身影,其艺术创作由此启程,艺术家们在此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吴冠中在1978年6月13日探访安江村的日记中写道:“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故乡,向父老们探问自己的家……”国立艺专旧址以老人名士为历史脉络的文化、艺术资源显现了其鲜明的独特魅力。

金岳霖“忘我”

杨建民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金岳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研究专家。即使在年纪并不大时,他居然已经开始有些“忘我”。说起来,似乎好笑。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金岳霖一下子“蒙了”,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把主人叫出来,他知道我是谁。女仆说,你说不出来,我们主人是不见的。没办法,金岳霖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其实,金岳霖的“忘我”不止此一次。20世纪30年代时,金岳霖有一次给老朋友陶孟和打电话。电话号码他几十年后还能记得清楚,是“东局56”。电话接通后,陶孟和的佣人问:“您哪位?”金

岳霖一下子又忘了自己是“哪位”了。但我想,老朋友陶孟和一接电话就知道我是谁了,就说:你别管我是谁,找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不料那个佣人还认真,偏说不报姓名便不能通知主人。金岳霖请求了几次也不行,结果只好转过身来问自己的佣人。万不料自己的佣人也说不出,只说:我不知道。金先生急了:你没听见人说过?佣人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金岳霖才记起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金岳霖将这事当成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总要附上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巴金“边境受阻”的风波

崔鹤同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1940年7月,巴金带上他的新作《秋》,由上海乘怡生轮经海防再至河内乘滇越路火车去昆明。途中还算顺利,但在云南入境时却遇上了麻烦。一位为首的杨姓官员检查巴金的护照。他的护照上写的是:李尧棠,四川成都市人,36岁,书店职员。

那位官员问道:“请问你在哪家书店做事?”“开明书店。”巴金回答。“我们要看看身份证明。”巴金十分为难地说:“很对不起,我忘记带了。”“那么请发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复电证明。”

巴金蒙了。眼看着旅客们纷纷通过关卡进入云南边境了,只有在途中相识的两个人还站在一边替他着急。巴金紧张得满头大汗,焦急地在行囊中翻来翻去,忽然,他找到一封上海开明书店请他转交给昆明开明书店的信。巴金急忙交给这位官员:“请您看一下,这封信能不能证明?”官员翻阅信件,见面写着:“请你店转账,付给巴金先生稿费四百元。”杨姓官员和另外两位检查人员将信疑地打量着巴金。巴金又急忙从行囊中取出刚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精装本小说《秋》,这是

他带来准备送给萧珊的。对方接过《秋》,看到了书上刊印着的巴金照片和亲笔题字,惊喜地问旁边的同事低语了几句,转过身毕恭毕敬地对巴金说:“原来你是大作家巴金,实在对不起,失礼了。请您放心,我们立即妥善解决,决不会误了您的行期!”

这时,同时入境的旅客已经走完,杨某忽然热情地邀请巴金赏光到华侨酒店用晚餐,以表示他们的歉意,并邀请了巴金的两位旅伴作陪。席桌上,大家频频向巴金敬酒,轮番称赞巴金的小说,并且说:“先生,您一定想象不到,我们的父辈都爱看您的小说。据我所知,三代人争读您的作品的家庭多着呢。我们这些年轻人是多么景仰您!”

“真不敢当,谢谢!”巴金说,“很遗憾,由于途中不便,不曾多带几本《秋》来赠送各位。”

这时,巴金那两位同行的旅伴总算找到了一个插嘴的机会。他们说:“李先生,我们一路同行,这么多天,可只知道您是开明书店的一位职员啊!”巴金只是淡然一笑,还多少显得有些腼腆。

巴金由于疏忽引起的这场“边境受阻”风波,最终演绎成了一出“喜剧”。

季羨林向学生道歉

张雨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1946年,国学大师季羨林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一次他为参加文学创作大赛获奖的学生颁奖。颁奖完,同学们陆续离开,但一个叫陈凯伟的同学迟迟不肯离开,他的脸上写满了沮丧和失望。

季羨林走到他跟前,关切地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你看上去很是沮丧,有什么事吗?”陈凯伟看到季羨林先生,支支吾吾地说道:“我叫陈凯伟,我为参加了这次文学创作大赛,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创作出这篇参赛作品,谁料,在这次大赛中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名次。”季羨林明白了,微笑着对他说:“你的文章确实不错,之前我还专门讲评过,还多次让同学们当作范文学习呢。”陈凯伟听了,心里更加难过了。季羨林说了一番赞美的话,以为问题解决了,便离开了。

当天晚上,季羨林在家里正准备写一篇作文,突然又想起白天的事,总觉得自己对陈凯伟的赞美不合时宜。于是,他放下手中的笔连夜找到陈凯伟的宿舍,向陈凯伟道歉说:“陈凯伟同学,真的对不起,我白天不该那样赞美你,应

该帮你分析未能获奖的原因,那些名家的作品也不是最初就受到大家欢迎的,所以你只需要不断学习,坚持自己的风格,迟早能赢得认可。”陈凯伟听了季羨林一番话,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赶忙说:“谢谢您,我已经明白了,您不需要专门找我来道歉。”看到陈凯伟的笑容,季羨林心里终于踏实下来,尔后才缓缓离开了。

后来有人问季羨林:“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找学生向他道歉呢?”季羨林说:“那位同学寄予厚望的作品未能获奖,他正处在失意之中。这时候,他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宽慰,而不是赞美。赞美虽然是一种激励人向上的力量,但如果把赞美用错了地方,赞美就只会让他更加自责和悔恨,无形中我的赞美伤害了他,所以我要向他道歉!”

一个盛名下的大师,能放下身段去给一个学生道歉,敢于承认自己的赞美伤害了他,季羨林不怕降低自己的威信,真诚地向学生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大师。

高晓声种菌菇

周星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1969年,高晓声离开了他钟爱的语文课堂,被借调菌肥厂担任技术员。在当时,搞菌肥乃是新生事物,所以要先行一步作榜样,高晓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然要身先士卒承担起这个任务了。他除了实际负责厂里一些事务外,还到村里的生产队蹲点,进行菌种培养,指导社员们使用菌肥。

高晓声是一个书生,从事起农业研究是丝毫不马虎的。据郑陆镇三河口大队第二生产队长陈顺甫回忆:那时候,高晓声亲自教社员准备好碎土,与麸皮拌匀,然后掺和菌肥,充分拌和后,堆放到每户人家的饭桌下,一时间家家户户的饭桌下都有了一个小山包。经一周发酵,就可以撒入田间;再经过一周,水田作泡,就起作用了。之后,由高晓声总结,写成讲稿,加以推广。他还叫二队队长去登上中学讲台,向学生现身说法,学习菌肥知识,普及这一新生事物。

从此,三河口菌肥厂开始不断开发新产品,像灵芝、灵芝糖浆、蘑菇之类的美味微生物制品,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受市场欢迎,盈利颇丰,还受到了县里领导的重视。县里先后组织各个公社来进行现场交流会,学习取经。

后来,高晓声利用写作的闲暇时间,在家中的阁楼上也开始了他的菌种培养生活。他搜集许多瓶子,把菌菇种子放在瓶子里,调节温度,通风换气,天天观察培养,日积月累,他阁楼的墙角角落里竟然堆起来一大摞瓶子。培养菌菇也成了他写作生活中的一部分,也给他作品中的人物增加了灵气,而那些瓶子也成了他居家生活的一个有力见证。

改革开放以后,高晓声迎来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大转折。他告别了生活20多年的农村天地,带着一身乡土气息,重返文坛,再续他喜爱的文学生涯。

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艺专

汤云明

在云南昆明滇池东岸,曾有着滇池重要的古渡口,现新建成一个“国立艺专旧址公园”。同时,也揭开了一段尘封了80多年的往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昆明的日子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入侵上海,杭州危急。已创办10年的全国最高艺术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奉命撤离,由校长风眠、滕固,教师潘天寿、吴弗之、张振铎,学生赵无极、朱德群、彦涵等率领全校师生200余人,由浙赣入湖湘奉命至沅陵,与正在内迁途中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称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

国立艺专在抗日烽火中辗转流离,一路西迁,于1939年2月陆续抵达昆明,在昆明城区办学近一年后,因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已经早些迁来在昆明办学,再加上日军飞机经常空袭昆明,为了分散资源和保障师生安全,以及教学场地的考虑,决定把艺专搬迁到昆明郊区30多公里外的呈贡县(现为晋宁区)滇池边上的安江村,借本村地藏寺、玉皇阁、土主庙、大佛寺、观音寺、龙王寺、清真寺作各系教室。教

授、师生则分散借居在民房。课余时间深入民间宣传抗战,播撒教育种子,并由学生刘鸿达等人举办安江民众夜校,免费教育当地失学儿童。当地居民称之为国立艺术大学,传颂该校给晋宁带来了灵气。

国立艺专在安江古渡玉皇阁办学的一年里,先后有30多名教师和300多名师生来到晋宁,对于这些冒着战火来自天南地北的学子来说,安江村已经是难得的“圣地”了。在这里,教学活动有序恢复,公共课程开设了美术史、艺术理论、外语等,专业课开设了国画课、人体画课、文学课等,学校还有图书馆、医务室,学生生活得到了保障。

来到地处偏僻封建传统浓厚的农村,西画组仍按课程开设“人体画”课程。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寻找裸体模特。教师们在村子里寻找并说服当地男女前来当人体模特。吴冠中在《安江村》一文中回忆说:“在杭州时,招裸体模特儿只需登个小广告,应聘者甚众。迁至湖南沅陵及昆明上课,为模特儿问题就费过很大周折,不能挑三拣四了,只要有人肯干就不容易。今年内搬至安江村,情况更困难,女的暂时先穿

短裤,将裤脚尽量卷高些,以后由女同学步步做说服工作,男的较为大方。须知,课堂是设在大庙里,我们当着菩萨的画像赤裸裸的男女,情况既尴尬又严峻,最后校方只得设法用木板、布幕之类将菩萨封闭起来。搞现代派,毕加索与城隍庙也许情投意合,但我们又不肯放弃裸体的写实基本功,安江村的佛寺被强迫做了巴黎的蒙马特,而其时昆明还在日机轰炸的威胁下度日。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心态。”

这期间,艺专师生还创作了大量以滇池山水、田园风光、渔民生产生活为题材的美术作品,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村民认为的这些“灵气”来源于艺专的创始人蔡元培之美育思想,而为先后执掌南北两校艺专的林风眠所充实,发扬而形成的一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所到之处皆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为民族兴亡而奋斗的正气和学习氛围。

中共云南省委运用“读书会”形式与国立艺专进步学生接触,在艺专成立了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基层组织。1940年8月,上级党组织从“民先”中秘密吸收学生陈明、李玄剑、谭兴铨3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国立艺专支部,以陈明为支部书